

丽江



丽江人

CHUANYUESHIKONG
DE RENWEN TOUSHI

穿越时空的 人文透视

——一个纳西人眼里的神秘园

赵晓鹰 著

民族出版社

I267
504

中国
西部
图记

丽江与丽江人

穿越时空的人文透视

赵晓鹰 著
民族出版社

——一个纳西人眼里的神秘园

责任编辑:杨 青

装帧设计:翟跃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越时空的人文透视:一个纳西人眼里的神秘园/赵
晓鹰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3. 3

(丽江与丽江人)

ISBN 7 - 105 - 03235 - 9

I. 穿... II. 赵...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
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1246 号

穿越时空的人文透视

——一个纳西人眼里的神秘园

CHUANYUE SHIKONGDE RENWENTOUISHI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先进印刷厂微机照排 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6.625 字数:125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定价:16.00 元

人仿佛是在同一时间既“仰望”自己，
又“俯视”自己。

——瓦西列夫

自序

从小生活在丽江这块土地上，走得多，思考得却很少。直到有一天，当我在露宿的山坡上醒来的时候，望着满天的星斗，我突然萌发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为什么不把这些年跋涉中见到的和想到的写出来呢？

那一夜，我没有帐篷，半夜醒后就再也没有办法入睡。脑子里全是一幕幕的经历和一张张飘忽不定的面孔。画面零乱而无序，场景变化的速度就像好莱坞大片中的高科技镜头：从第一次冒死翻越大雪山飘到寻访客居异乡的同胞，从徒步一个月走到泸沽湖跳到宝山石头城里那位古怪的“阿佬康”，从夜渡金沙江转换到汗流浹背的鹰猎场面，从我爷爷的进藏马帮切入到西藏盐井

的险遇，从木楞房里熏得我直流眼泪的烟雾里看到了“灵魂的纤夫”……那条让我们驱车颠簸了整整一个月的滇藏线，那段曾经让我的先辈们辉煌过的藏客时代，那些失去了籍贯却能够在丽江这片土地上和平共处的神灵，那位脾气暴躁却赢得了纳西人喜爱的美国学者，那眼曾经只为“署神”存在的泉水，那匹被勇武的马锅头装扮得像个新郎的头骡，那碗具有丽江特色的酥油茶，那一声回荡在峡谷深处的“吆——嚯嚯——”，那片漂游在马帮上空的晚霞……

我的身体蜷曲于睡袋之中，而我的头却一直迎着那缕无言的清风。我喜爱露宿野外的那种感觉，如果有可能，我渴望成为一名流浪者。流浪于田野山间，流浪于属于我的那片神秘园，流浪于各个民族留给每一个热爱者头脑中的那些表象和象征，流浪于我的古城的每一条河中，流浪于茶马古道及其许许多多让我魂不守舍的情感王国。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我应该理智。我也曾想，用田野考察报告的方式记录下我所走过的每一条路、每一个乡村和每一个民族。然后将所有的经历浓缩成我们常常可以读到的那种课题文章，然后我可能就会被人们称为“专家”或“学者”。

然而，当我一回想起走过的那些山乡时，当我翻看着那一堆我亲手从快门里按出的照片时，我无法理智。

我无法用那种准确到年月日乃至一、二、三外加A、B、C、D的理智语言，纯理性地去思考或分析某种现象或本质。我实在无法摆脱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的那些画

面，我只能将那些回忆和思绪的漂游倾吐出来——用一种介乎于学术和文学之间的语言，用一双不安分的眼睛，用一颗随时准备再次去流浪的心——去感悟我所见到和听到的一切。

目 录

从“火塘文化”到“仿汉文化”	(1)
“化笃”、“碉楼”、“木楞房”、“火塘”	
——“火塘文化”的载体	(1)
白沙古建筑——“仿汉文化”的雏形	
.....	(30)
大研古城——仿汉文化的辉煌	(38)
男人的世界	
——摆脱女性世界的最后挣扎	(58)
纳西男人与他们的鹰猎文化	(59)
在缪斯的天地里寻求寄托的	
民间艺术家	(69)
马帮踏出的“藏客”文化	(91)
血缘的传说与西藏情结的遗传	(92)
绝对占领市场的藏族调子	(104)
丽江特色的酥油茶与	
“藏客”时代的繁华	(113)

众神盛宴的乐园	(122)
万物有灵与古朴的环保观念	(122)
太上老君的棋盘与和尚、 喇嘛共居的寺院	(128)
古道沧桑	(137)
拉萨母亲的纳西儿子	(138)
铁索桥遗梦	(143)
茶马古道上的一次藏家婚礼	(153)
马帮的里程碑——玛尼石	(163)
小街子的纳西人与噶丹·松赞林	(170)
遥远的香巴拉	(177)
守望白沙古镇	(187)
灵魂的“纤夫”	(194)
后 记	(203)

从“火塘文化”到“仿汉文化”

在纳西族居住的地区，不仅气候呈立体性，文化也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立体状。当创自民间的纳西族古代音乐《白沙细乐》与来自中原的洞经音乐同时在民间奏响的时候，当最古老的建筑形式与仿汉建筑同时被保留下来的时候，当多夫与多妻现象与稳固的一夫一妻制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村落中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走得还不太远。

“化笃”、“碉楼”、“木楞房”、“火塘”

——“火塘文化”的载体

谁也没有办法说清楚，如今居住在丽江的各民族在远古的时候究竟生活在怎样的一种文化状态中，因为我们的考古发现毕竟少而又少。仅仅是一个纳西族的族源和迁徙的问题，就让许许多多的学者伤透了脑筋。现在，仍然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在极力表明他们的

“言之有理和言之有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即古羌南迁说和土著农耕与南下游牧民的融合说。

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认为：“纳西族渊源于远古时期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带的羌人，向南迁徙至岷江上游，又西南至雅砻江流域，又西迁至金沙江上游东西地带。”后来的不少学者不断地著书立说其实都仅仅只是方老先生的翻版或为方先生提供更多的“证据”。

王世英先生则认为，在南迁的古羌人之前，丽江一带已经有古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因为1960年在丽江木家桥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丽江人”。有日本学者也认为“现代纳西族显然是土著农耕民与南下的游牧民融合而成的统一的民族”。

最近，甚至还有民间人士在研究纳西族与美洲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印第安语中部分词汇的发音和语义与纳西语极为相近。

当我们找不到更为充分的理由来表明正确的时候，我们会想起经书和经书里那文学想像异常生动的神话和传说。因此，研究《东巴经》就热了起来。我们已经顾不上考虑传说和神话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了，因为离开了它，你还能找到更方便更快捷更容易引申的东西吗？

在古老的《东巴经》中，我们通过那些神话和传说可以找寻到纳西族先民的一些文化痕迹。但是，那只是痕迹。我们决不能忘记，写《东巴经》的那些老东巴虽然的确是纳西族中的“智者”，可他们毕竟都是一些阅

历一般的农民，有些东巴终生都未离开过他所生活的那个极其狭小的环境。即便是在今天，对于俄亚的许多人来说，到过一次丽江就仿佛是云南的农民到过了北京一样，村里的东巴也不例外。而且，《东巴经》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书籍，在整个经卷里，想像，民间文学所共同具有的多变性，口传者和抄写者的喜好和个性、残缺、书写时的条件等等因素都是无法排除的。

所以，当我想到纳西族的火塘文化时，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东巴和《东巴经》，也不是那几个已经被太多的学者作为例证使用过的有关房屋的东巴象形文字。我更相信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一切。

而且我的运气还好。因为在别的地方，你所能看到的建筑几乎是清一色的现代建筑，即便在有的保存得比较完好的文化遗产地，你也只能看到清一色的老房子，比如云南腾冲的和顺、山西的平遥、著名的周庄。而在纳西族的聚居地，建筑文化至今仍然保留着令人吃惊的特点——不同时代的建筑并存于当代而体现出来的立体性建筑文化。仅仅是我到过的那些村落，就能列举出目前还在使用中的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建筑模式。

我在那些不同的房屋里盘腿坐于火塘边喝过苦茶，喝过主人亲自酿制的“咣咣酒”、“苏里玛”、“么怎日”、“阿喀日”和“肱怎日”。我曾经在土掌碉楼的房顶上数着星星睡觉，曾经在草棚“化笃”里烧过土豆，曾经在木楞房里的“苟骨碌”旁听过许多传说和故事，而我的书房就在丽江古城的老院子里。我看到，所以我相信。

在我走过的纳西族村落里，印象最深的是火塘。红红的火苗照着黑黑的脸膛，茶罐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酒碗总是满满的，房屋的主人许久才说一句话却总是说得你心里酸酸的，烟熏得你直擦眼泪的时候，主人却笑得十分开心，他们总是说：烟熏有钱人。其实我也是穷人，除了挎着的相机，身上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

我曾经还在山洞里住过两个晚上，但那只是旅游时寻找刺激的极端行为。如今恐怕只有猎手和逃犯才偶尔住进山洞了，可是我们人类的祖先肯定都有过穴居的历史，而火塘也应该是从那个时期就成为了人类最离不开的伴侣了。

在丽江地区文物管理所所长李共久先生的著述里曾经提到过远古时期纳西族先民的穴居生活：1958年，维西县腊普河东岸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纳西先民居住的洞穴遗址，并出土了大量的兽骨及若干磨光石器。同年，宁蒗县金沙江河谷地区金锡等地，发掘多处洞穴遗址和石斧、石凿、石网坠等新石器。此外，古代纳西族实行火葬（现在一部分纳西族仍进行火葬），不论贵贱，引火焚尸，不收尸骨，3年后举行灵魂超度仪式，并用松木刻成象征死者的神主木偶，子女将其送到特定的洞穴供奉，纳西族把该洞穴称为“雉金岩可”，意为祖先亡灵居住地，反映出其先民最初是穴居生活。

其实，这种现象所反映的又何止是纳西族先民的生活呢？全世界许多的民族都是这样过来的，在入洞之前，我们的祖先或许还曾经在树上居住过。有心理学家

分析我们人类为什么总是梦到从莫名的高处坠下，极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曾经住在高枝上，不小心会从树枝上坠下，梦中常常担忧，而这种担忧一直遗传到了今天。可我们为什么不梦见那些个“洞”呢？也许是因为洞里可以生火，因为火能够给人一种安全感和温暖感。

后来我们住进了棚子，住进了像样的房舍，直到住进了青砖瓦房，可我们还是离不开火塘。在我去过的那些纳西族村子里，有相当一部分地处金沙江河谷炎热地带，就气候而言根本用不着靠火塘取暖，可是人们却依然无法离开火塘，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

那次我们从丽江的巨甸出发，夜渡金沙江来到了香格里拉的上江士旺村。那是一个典型的纳西族村，几乎全是和姓的村民。村里的建筑已经十分“现代化”，一色的土木结构瓦屋中甚至出现了部分钢筋水泥的建筑。可是，走进每一户人家，你就会发现家家户户都仍然设有火塘。而且，在几乎所有的家庭里，堂屋仅仅是一种虚设，除了睡觉以外，全家的活动中心从早到晚都在那个暖暖的火塘边，会客也不例外。

奇怪的是家家户户都有镶着白色瓷砖的大灶，除了烧苦茶以外，做饭烧菜都已不再使用火塘。取暖则根本不需要，因为那儿的气候并不寒冷。我问了几位村里的老乡，他们的回答很有意思：“没有火塘就不是家。火塘不冒烟，心里就不塌实。没有火塘的家，留不住人的。”更加奇怪的是，就连我这个暂时停留在村里的旅人，几天以后也对火塘产生了强烈的情感。无论是喝酒

还是和村民聊天，离开了火塘就觉得十分不自在。

那里的火塘都设在宽大的厨房里。厨房的布局非常独特，迈进正房右侧漏角平房的那扇小门，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用砖、石围出的长方形的火塘。火塘一般不居中，而是靠厨房左侧。一面离墙很近，坐下来可以背靠着墙。火塘的四边，随意地放着几块方木或自制的矮凳，上面蒙了一层羊皮。厨房的中间是一个特大号的水瓮，一把木瓢总是漂在上面。渴了，抓起瓢就可以往肚里灌凉水，从来不会闹肚子。对于当地的村民来说，喝苦茶是一种享受而不是解渴。

烧苦茶不复杂，把砖茶放进微型茶罐加上水，烧开后加一小块盐，倒进土碗里就可以喝。苦苦的，咸咸的，回味无穷。喝盐巴苦茶没有什么规矩，但不能喝得太快，因为四五个人围坐，只有一个小茶罐，主人几乎成了专职的司茶。家家户户的茶都是一个味，都是一种喝法。品茶、喝酒、聊天，用烟斗抽上两口家种的草烟，往火塘里添一块柴，听茶罐里传出的沸腾声，烧一块饵块粑粑，听一两句乡间小调……那一次我只计划在村里呆一天，可最后我却在火塘边度过了四个晚上。

每一次离开火塘去到没有火塘可围的地方，心里总会有一种失落感，直到一个星期以后才能逐渐调整过来。开始，我以为只是我有这种感觉，因为我的血管里流淌着纳西族的血液。后来，我发现随我一同进行田野考察的来自许多地方的许多专家也会有这种反应。在那种环境里，融入、被感染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士旺那样的村子都还保留着比较浓郁的火塘文化，在建筑模式依然古老的村庄，自然就更离不开火塘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看，建筑模式往往就是文化的载体。

在许多纳西族与其他民族杂居的村落，尤其是在山区或是半山区，最原始的建筑依然得到了保留。

“化笃”就是一种典型。在丽江的鸣音、宝山、奉科、太安，宁蒗的拉伯，香格里拉的三坝，四川的俄亚，“化笃”仍然被村民使用。那是一种人字形或圆锥形的草棚，木构架，朝南或朝东开门，三面盖草和枝叶，火塘居中。如今，村民当然不会在这样的“房子”中居家过日子，只是在放牧的时候、赶马的途中、狩猎的季节才临时搭建，短时居住，“随畜迁徙”。

这些牧羊人、猎人和赶马人绝对不可能想到，他们临时搭建的草棚竟然会成为今天学者们眼里的建筑文物，他们也绝对不会想到，他们在草屋里用石块搭起的火塘竟然会与文化联系在一起。

四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在永宁垭口遇到了三个纳西族赶马人，我们一同徒步了五个多小时后，停下来开始了加固“化笃”的工作。记得那是一个小雨天气，督吉和他的两个搭档4天前搭建的“化笃”已经不能遮风避雨了。傍晚，我们在潮湿的林里找来了几捆水淋淋的枝叶，七手八脚地忙了起来。我只能打下手，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加固才能让棚屋不漏雨。

督吉边盖边向我解释：“枝叶的尖口要朝下，要一层搭着一层，要能够让雨水顺着草和枝叶往下流。”

因为只需要修补加固，40多分钟后，工作就完成了。棚子里空间不大，原先用几个石块围起来的火塘还没有被破坏，4天前留下的炭灰和几捆柴草还在。只有督吉他们知道什么样的木头可以很快在这潮湿的雨天里燃烧起来。

几分钟后，棚子里就有了温暖的火光。我们坐在毡子上面，烧茶，烤鞋，烤粑粑，烤腊肉，当然还有酒和炒面。督吉带了一支竹笛，是自己做的，音不太准而且有些刺耳。我吹了一曲《阳关三叠》，他们马上说难听难听。我又换了一曲《小放牛》，他们还是说不好听，我只好把笛子拿给了督吉，因为我总共也就学过这两首曲子。督吉吹的是山歌，说是走婚调。吹完一曲我就赞美一曲，另外两个小伙子就不停地笑。笑完了就不停地喝酒，不停地讲粗话，不停地讲串姑娘的故事。然后，我们全都喝醉了。第二天醒来，我才发现我的睡袋被烧了一个大窟窿。

民族学家的论文里说，纳西族的建筑在“化笃”之后还有“毡房”和木骨涂泥的建筑，他们从《东巴经》的《祭天古歌》和《咚丁》里找到了有关的描述和象形的文字。

“由男人来搭盖栖身的毡房，由女人来烧燃不灭的铁火，钉上胜利桩定居下来，竖起胜利石定居下来，燃起胜利火安居下来。我们凭着自己的双手找寻食物，我们凭着自己的双脚寻觅泉水。我们最终生息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居住在这块有福气的地基上。”

“毡房”当然要比“化笕”好得多，在“居无定所、随畜迁徙”“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时期，“毡房”里的火塘和歌声一定是真正让人“放心的地方”。“毡房”替代了“化笕”之后，“化笕”越来越多地成为了临时使用的窝棚。但因为“化笕”在某些时候特别方便，可以随走随建，随走随弃，所以保留到了今天。

在现在的纳西族聚居地，“毡房”是找不到了。那次我们去西藏，在海拔很高的雪山下面见到过藏民在朝圣途中搭起的“毡棚”，有人字形的，也有圆锥形的。我不知道古代纳西族的“毡房”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或许，除了物质骨架以外，还应该有心灵的骨架、文化的骨架。

关于“毡房”的描写，最让我激动的就是西部歌王王骆宾在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里写到的“人们走过了她的毡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如果有一天，我到西北回头张望那让人牵挂的“毡房”，我最想感悟的肯定就是我的祖先曾经有过的那段生活。

从游牧到定居，从经常性的迁徙到村落的形成，这一过程其实就是从畜牧社会转入农耕社会的过程。当我的祖先们不再追逐着水草艰难地迁徙的时候，当我的母性的祖先们能够把男人永久地留在某一座山脚下或某一条江畔的时候，“毡房”就显得太简单，“毡房”的空间就显得太狭小了。

于是就有了“黄泥涂在篱笆上，木板盖在房顶上，冬风不入屋，夏雨不漏室”的村庄。于是，火塘里的火